



溪邊的樹

2022年6月

谷區國語浸信會

每月通訊

【許牧師註】這篇文稿的作者是鍾惠賢牧師 (Rev. Francis Chung)。他是鍾世豪牧師的兒子，過去幾年在洛杉磯國語浸信會擔任英語牧師。去年，應加州美南浸聯會聘請，目前在州浸聯會擔任宣教事工部主任，統籌全加州浸信會的各项宣教工作，包括各不同族裔與語言的教會與植堂。七月底，我們也將請他到我們教會的主日崇拜講道，包括中文堂與英文堂。

A Thriving English Ministry in the Chinese Church

Rev. Francis Chung

I had the privilege of speaking via Zoom to a group of pastors ministering in ethnic Chinese Churche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The topic was the English ministry in the Chinese Church -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American-Born Chinese, English-speaking congregation, or some iteration of these word combinations - which evokes confusion within the Chinese church for both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congregations. This confusion is not solely on semantics but centers on identity and purpose and so these crucial questions must be addressed: What is a successful English ministry?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congregations? What is the vision of the English ministry? Each question looks at the situation from different angles, but ultimately the goal is to establish, grow, and shepherd a thriving English ministry in an ethnic Chinese church. I believe the central issue that inhibits this goal has less to do with culture or theology, but rather with interpersonal dynamics caused by personal issues of pride, impatience, and a lack of faith.

(continued on p.6 Rev. Chung)

華人教會英語事工的興旺發展 (中譯文)

鍾惠賢牧師

我非常榮幸有機會通過 Zoom 向一群在南加州華人教會中服侍的牧師分享，主題是華人教會中的英語事工。這常被稱為第二代，美國出生的華人，英語會眾，或

這些詞語的組合，它們常為在華人教會中的華語及英語會眾帶來困惑。這些困惑不僅是在語義上的，而且還關乎他們的身份和目的。因此我們必須處理以下的關鍵問題：何謂成功的英語事工？中文會眾和英語會眾有什麼關係？英語事工的願景是什麼？

這每個問題都由不同的角度來探索處境，但最終的目的是在華人教會中建立，培育和發展蓬勃的英語事工。我認為攔阻實現這目的的核心不是在文化或神學上，而是在於個人的驕傲，欠缺忍耐，和缺乏信心所引起的人際關係問題。

不幸的是，這當中不僅存在混亂，且存有敵意。其中一方常用諸如“古老”或“太中國化”等帶嘲笑用語，而另一方則用到“太美國化”或“不夠保守”等帶貶意的用語。用現今比較斯文的話來說，這種分歧被稱為“榮譽和恥辱文化”或“務實的態度”，這與“不夠保守”或“沒有彈性”等，是同樣刺人的言語。

(接第六頁“鐘惠賢牧師”)

2022年度主題

活出盼望

六月份經文

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
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

(詩篇 29:11)

父親節的懷念

方怒鶯

父親節在台灣是八月八日。我從小到大，每到父親節的那天，父親總會回憶起多年前，前年的八月八日他受了傷，一星期之後他的右手整個手臂被高位截肢，從此他被人稱作“一手仔”。這樣的綽號有些輕蔑，但是父親並沒因此自卑而被人輕看，反而更加努力發奮地圖強。他在台灣南方澳創業多年，受到當地人敬重，以致無人不知這位“一手仔”大名。到美國後，父親知道美國另有一個父親節，就很開心，因為他可以享受一個沒有憂傷的屬於他的節日。每到父親節我都會給父親打電話，跟父親聊天，祝賀他節日快樂。父親二個月前離世，今年的父親節我第一次無法打電話給我的父親。

父親出生於福建漳州雲霄縣東廈鎮船塢村，12歲前是鄉村的牧童。他12歲時，村裡初設小學才得以啟蒙上學。初中畢業後與元配張秀英女士結婚後不久就到福州保安訓練班，結業後在75師擔任排長及代理連長。後來因父喪告假返鄉，喪假後因部隊換防而失聯。之後就偕同兩位同鄉結伴報考中美合作所的第一種技術訓練班（息峰班5期）。由雲霄步行至廣西境內時，盤纏已經用盡，幸好遇到軍車協助載運至貴州息峰，開始他第二段的軍旅生涯。

父親好打抱不平的個性，使得他因英雄救美，而結識家母，最後喜得美人心。抗戰結束後，與家母遊走南京、上海探親，於南京巧遇在台灣工作因出差到南京的同學陳先人便同行到台灣基隆，父母二人同時服務於通運公司（基隆港務局的前身，今改制為港務公司），落腳於基隆市。次月適有友人即將來台，乃託其將母親（我的祖母）接來台灣打算短住一段時間。未料1949年政局變化，兩岸隔絕，故鄉雲霄仍留有一妻二子，致骨肉分離近四十年。元配張氏於1975年病歿，從此天人永別。

1949年至1956年間來台投靠的同鄉漸多，小時候聽我的祖母說，當時投靠的同鄉都是年輕的單身漢，每三天他們吃米100斤。由於生活維持不易，決定另謀發展，家父毅然辭去通運公司之職，領了三個月的遣散費略補家用。其後曾經營過草山（陽明山大油坑）硫磺礦、商業日曆的推銷、台北車站廣場腳踏車停車管理等業務。

1956年因交通意外致右手臂遭感染潰爛而截肢，這個重大意外對身手矯健的他一時造成相當大的打擊。父親被截肢那年39歲，他原來是慣用右手的，但是自右手被截肢後，

他就經常在家裡用左手勤練寫字，練習書法，並練出一手非常漂亮的草書。

1956年至1996年間在友人的激勵下，前往南方澳漁村經營造船廠業務。拚手抵足白手起家，由僅一條下水軌道的合夥南海造船廠，發展到有七條下水軌道規模的五洲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工廠面積近4000坪。“一手仔”就是當時他在南方澳的盛名。

1985年前後曾與留在故鄉的二位兒子在香港二度會面。1987年政府開放探親後每年都回鄉（包括上海、南京與北京）探親一二次，總計達三十餘次。他對在故鄉的兩位兒子有愧疚，因他覺得沒有盡到養育他們的責任，因此他對培育他們的下一代盡心盡意，鼓勵他們如果肯上進，他一定負責培育他們，並積極改善他們的生活所需。

父親的一生歷經數次死劫，計有1945年腹部槍傷，1956年的截肢，1999年訪美於高速公路上翻車汽車全毀，2001年訪美遭重大型機車撞斷腿，以及2016年於鼻頭角遭大拖車追撞。歷經這些生死交關的劫難卻都能一一化險為夷，真是吉人天相啊！其中兩次在美國的事件是在探視我期間發生的。

1999年家母辭世後，他來美國馬利蘭州巴爾的摩探視我。回台前我開車送他去紐澤西的Newark機場，途中發生車禍。感謝神的保守，我的車雖全毀，但是我們都平安無事。這是我畢生難忘的一件大事，整個過程驚心動魄。在I95北上途中，因為豪雨輪胎打滑，我呼求主幫助我時，神讓我看到左邊的一塊綠地，我就將方向盤向左轉一點。哪裡知道那綠地是一個窪地，我的車在空打轉，幾乎飛到I95南下的車道。當時是黃昏天剛暗，南下車的燈光直照到我的面前，我驚叫一聲，放手交給神，突然我車的底盤撞到了南下車道的路肩，我的車就掉落到窪地了。當時也沒有手機，但是不到五分鐘，警車就來協助我們，家父也安全準時搭上回台的班機。感謝神的保守，哈利路亞讚美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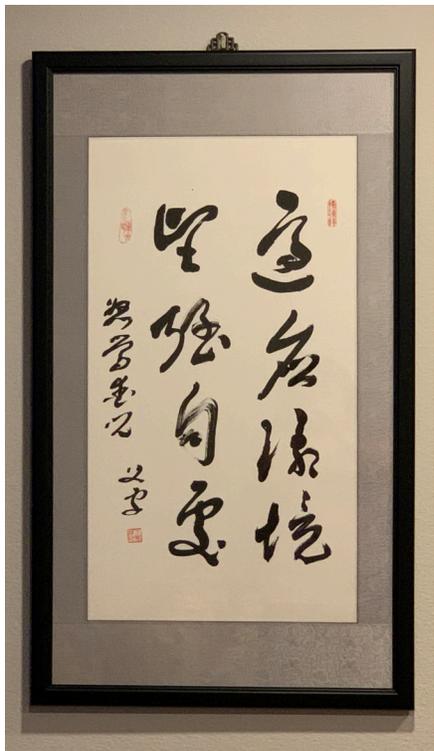
2001年我已搬來谷區，家父再次來美探視我。不巧的是，他居然又碰上了車禍。七月假期，我的朋友全家去日本，讓我去他們家餵狗食。父親蹲在他們家住宅區的路邊抽菸，被一位騎摩托車的年輕人撞傷，腿斷了要打石膏。想不到神有奇妙的安排，父親的傷使他不得不在美國延長停留的時間，谷區教會的弟兄姊妹來探訪他，向他傳福音，他教在張何蔚吾執事的帶領下決志信主。感謝讚美主！

因為兩次在美國發生車禍，父親就不願再來美國了。他因為嚴重的重聽，大部分時間又都住在福建，20多年來都沒有教會生活，我一直擔心他的信仰是否堅定？我和我的禱告同伴，每天為他祈禱，求聖靈和他交通，

在異象、異夢中向他顯現。神實在恩待家父，他在世足享長壽104歲。雖然39歲截肢，但他到離世前三週，洗浴、穿衣、吃飯等都可以自理。甚至到最後連一天都沒有住過醫院，可以說是無疾而終。

我小時候家父不常在家。他的訓言是：人要有志氣，要勇敢、勤奮，能讀多少書就盡力地去學習。小時候與父親的接觸不多，記憶中每次他回家，總是嚴厲地詢問我們的學習。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我們在外玩耍時，從遠處就可聽到他行軍式特別的脚步聲。如果我們的功課還沒有寫完，卻在外面玩耍，鐵定要被處罰。因此聽到腳步聲時，我們總會飛快奔回家中安靜做作業等候他。父親回來總會和我們親近，但是因為他的嚴厲，大家對他都有點怕怕。在我們家，祖母疼哥哥、媽媽疼妹妹、父親疼長女，他卻會想到我這個夾在中間的女兒沒有人疼，就特別點名，要我坐在他的腿上與我親近，甚至每次他要去基隆愛二路米店探望孀婆時，都要把我帶在左右，讓我單獨享受父親對我的愛。

我的婚姻不盡人意，讓他擔心。他為了我的孩子們的學習，全力給予資助。感謝神，孩子們都很孝順他，也都對外公曾經資助她們完成的學業心存感恩。我移民來美之前，父親贈我的親筆書法《適應環境堅強自處》，現在已是遺墨了。



親愛的爸爸，2001年您在美國車禍受傷期間，您曾經在張何蔚吾和陳先瑞姐妹面前決志願意接受耶穌。我相信神的大慈愛必已引導您回天家與祖母和媽媽相會。爸爸，我會常紀念您的！謝謝，我以您為榮！

奇異恩典

潘海燕

今年的父親節，是第一次父親缺席的父親節，我深深地懷念我的父親。同時，也深深的感謝我們的天父上帝，感謝救主耶穌基督，讓我在這樣的時刻，雖然有傷痛，有眼淚，但心中仍有平安，有感恩，有盼望。回想往事，歷歷在目，懷著對父親深切的思念，在此見證主的慈愛與恩典。

父親是一名轉業軍人，國家幹部。經過軍旅生活洗禮的他，有著剛毅的品格和執著的追求。對工作，他兢兢業業，追求卓越；對待兒女們，他嚴格要求，常常勉勵我們；勤勤勉做事，嚴於律己，又要寬厚為人。父親不是善於表達情感的人，更多時候他是以不軍人質樸的作風，對我們兄弟姐妹的教育有著嚴苛的要求。在那個充斥著讀書無用論調的年代，我常常羨慕我的小伙伴們可以無憂無慮地玩樂，而我們卻要在燈下苦讀，做額外的課外作業。我的心裡有時不禁會埋怨父親的嚴苛。直到從高中一年級直接考入大學，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留校任教，我對父親深沉的愛才有了更多的理解，跟父親的關係也慢慢地從敬畏變得親近，很多事情也願意跟父親分享。

記得在畢業工作兩年後的暑假，我在跟父親分享大學裡工作的點點滴滴，父親突然問我，國家目前實行改革開放，鼓勵有志青年出國留學深造，你有沒有這方面的計劃和打算呢？說實在的，我當初並沒有這個打算。當當一名受人尊重的大學老師，每年有兩個假期，是很多人羨慕的好職業。但正是這次跟父親的談話，改變了我人生的足跡。為了不讓父親失望，我報名參加了公派出國留學人員的選拔考試，順利入選。在南加大攻讀博士學位的日子裡，每當遇到困難和挫折的時候，是父親一封封的家書給予我很大的鼓勵和幫助。

回首往事，我感謝父親的教導，感謝他總是鼓勵我們要積極進取，迎接生活中的挑戰和機會。因為父親的鼓勵，我才有機會來到了美國。感謝主的恩典，在這片土地上，在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同時，我有機會接觸到基督徒，得以走進教會，認識救主耶穌基督，得到了神的拯救，從一名無神論者成為了神的兒女。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八日，我和兒子同一天在谷區國語浸信會受洗成為基督徒。我的心中充滿了感恩。隨著對主的認識不斷加深，我非常渴望能將福音傳給我的父母。除了為他們禱告之外，我也常常在電話中分享我們的教會生活，分享神在我們一家身上的恩典。電話中的另一端，父母也很開心，為我們高

興。但我還是擔心，接受了一輩子的無神論教育，是否能夠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特別是軍人出身的父親。“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以弗所書 2:8）“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哥林多前書 12:3）感謝主，祂的話語給了我信心和勇氣。二零零七年在回國探親時，我給父母帶回一本簡體中文和合本聖經，開始不斷地跟父母分享神的創造，人的罪和耶穌基督的救恩。在我們身上的恩典。在三週假期即將結束的前一天，在聖靈的感動下，父母雙方的意志信主。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祂的名實在是配的稱頌的！

感謝主，讓我父母在晚年的時候認識了祂，讓他們晚年生活充滿了喜樂和平安。父親多才多藝，會拉小提琴，拉二胡，愛下象棋，寫得一手剛勁有力的好書法。在他 80 多歲的高齡，還參加老年書畫函授大學，真正是活到老，學到老。在家裡練習書法的時候，他常常抄寫聖經經文。二零一五年我回國探親，在回美前夕，父親送給我一幅他用毛筆書寫的聖經金句：“愛是永不止息”（歌林多前書 13:8）作為離別的禮物，我愛不釋手。如今，這份禮物更是成為了我的珍藏，也提醒我要時刻依靠神，要在生活中活出愛。

去年八月份，疫情仍在反反覆覆，在克服了重重困難後，我拿到了回國的簽證，並買到了回國的機票。在完成了三個禮拜的酒店隔離之後，我終於回到家中，見到了我日夜思念的父親。父親因為五月份得了腦中風，已經不能自己站立和行走，需要坐在輪椅上。聽妹妹和妹夫說，因為思念幾年前的主接回家，也因為中風後身體上的不便，父親時常會情緒低落。看到風塵僕僕歸來的我，父親激動地拉著我的手，久久說不出話來。我非常珍惜在家陪伴父親的時光。在接下來日子裡，我拿出許牧師和師母在臨行前讓我帶回國送給父親的一個精美的黑色絨布十字字架，再次提醒父親，我們已經得到了神的救恩，我們在地上的日子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們永恆的家在天上。雖然我們的肉體一天一天在衰敗，我們的內心卻要一天新似一天。感謝主！那一刻，我看到父親臉上露出了燦爛的笑容。此後，父親的身體一天天好起來，慢慢地可以在輪椅上站立起來，可以在我們的攙扶下在客廳裡走上好幾圈。後來，我更是親自見證了天父上帝在父親身上奇妙地作為：一天清晨，父親在家中自行下床行走到客廳，沒有站立得穩而摔倒在地。妹妹緊急撥打 120，我和妹妹隨從 120 趕來的救護人員護送父親，一路上手拉著手禱告到醫院。全面檢查後卻發現父親身上沒有受到任何的傷害，就連五月份中風造成的腦梗部分，在 MRI 圖片上都看不到了。感謝主！祂在高天

上看顧保守我的父親，垂聽我們的禱告，祂的恩典是何等的長闊高深！

今年四月底，父親因為肺炎住進了醫院。這期間，教會的弟兄姐妹為父親迫切地禱告。父親得到了醫院方面最好的治療和照顧，院長親自組織了八位專家醫生會診，提出了他們的治療方案和建議。家人們一致同意，不度對父親採取諸如切開氣管，電擊搶救等過度傷害的措施。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動作的存留都在乎於神，我們的時間都在神的手中。在父親臨走的前幾天，他進入了昏睡的狀態，醫生和親人們在他身邊說話，他都沒有任何的回應。但是，當妹妹給父親讀詩篇 23 篇，並播放《奇異恩典》這首詩歌的時候，父親的眼裡流出兩行眼淚……聽到這個消息，我哭了。感謝恩主，在父親生命的最後時刻，祂的慈愛再次觸摸著我的父親，環繞著我的父親。“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是的竿，都安慰我。”（詩篇 23:4）我們的主是慈愛的主，是信實的主，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盡心竭力地服事祂，傳揚祂的救恩呢？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八日凌晨，父親在安祥的睡眠中被主接回家，與愛他的主同在，與他深愛的母親團聚了。雖然我們的心中有了萬般的捨，主的恩典和弟兄姐妹的愛給了我們很大的安慰。五月二十二日，在親友們的見證下，父親的追思禮拜在廣西柳州基督教會陳牧師的主持下莊重舉行。詩班獻唱父親親臨終前伴隨著他的那首《奇異恩典》的詩歌，弟弟回顧父親的生平，小妹妹頌讀那首再感動父親心扉的詩篇 23 篇，陳牧師帶來了救恩的信息，給來賓們帶來了安慰和榮耀的盼望。因為疫情原因，中美航班的熔斷以及三週隔離時間的要求，我無法回國參加父親的追思禮拜。我含淚所寫的緬懷父親的信，由大妹妹為我代讀。家人們準備的父親生平的照片在《我永恆的家在天上》這首詩歌的伴隨中播放。整個追思禮拜溫馨感人，使人有盼望，得安慰！感謝讚美主！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時，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寶貴！許多危險，試煉網羅，我已安然經過；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導我歸家。將來禧年，聖徒歡聚，恩光愛誼千年；喜樂頌讚，在父座前，深望那日快現。”

《奇異恩典》這首伴隨著我父親生命最後時刻的詩歌，是這樣的感人，詩歌的歌詞，也是父親這一生得蒙主耶穌基督的憐憫，保守和拯救的見證。在父親節之際，我懷著感恩和盼望，思念我的父親，也數算天父上帝的奇異恩典。感謝讚美主！

星星白髮猶少年

——聊聊我們一起走過的歲月

周小健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還有詩與遠方。”

這是誰說過的話，我已不記得了。但它讓我想起了妳。

妳的名字叫“嵐”，出自南北朝詩人謝靈運的五言詩《晚出西射堂》。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嵐，意為山林中的霧。朦朧、迷離、縹緲、美好，注定飄向遠方……

四月的最後一個週末，谷區國語浸信會的草坪上，舉行著一場聲勢浩大的歡送會。而歡送會的主角正是即將去遠方的妳。

春日將盡，微風拂過我們的星星白髮，彷彿從往事中吹來，空氣中滿是回憶的味道。時空往前追溯……

初見妳時，是2008年的深秋，谷區國語浸信會的背經大賽上。

那時我們都蠻年輕的，那時我們都扎著烏黑油亮的“馬尾”。妳在臺上背經，我坐臺下作觀眾。妳上場時的沉著鎮定，背誦時的聲情並茂，一字不差，以及字正腔圓的普通話，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再見妳時，在東區團契，妳帶著淺淺的笑，簡短的交談。我得知妳來自秦磚漢瓦的十三朝古都西安，而我的故鄉是號稱“十朝匯”的南京，我們的故鄉都有著厚重的歷史文化，我們的家鄉都有鼓樓……分外的親切感便油然而生。

後來，我們在團契中常常同工，妳帶查經，我領詩；妳當團契主席，我為同工。再後來，妳是教會教導組理事，我為教導組同工，一路搭配事奉，配合默契，在主裡惺惺相惜，情同姐妹。

除了在團契和教會事奉的殷勤同工外，我們還有過一些有趣的合作。記得有一年教會要辦“春晚”，各團契都要出“節目”，妳創作了一部短劇《同桌的你》，講的是一對分手後的青年男女，歷經人世的滄桑沉浮，最後在谷區國語浸信會重逢，雙雙信主的故事。妳“欽點”我去演女主人公“芳草”，排練時，妳給我們說戲，有模有樣當導演，從那時起我便開始私下稱妳“張導”。那部劇裡的臺詞很是幽默，“金句”不斷，至今我都還能記得不少。

生活遠比一部劇要複雜得多。

多年來妳不斷地叩問，不斷地求索，不斷地嘗試，不斷地帶給我們驚喜。

最讓我們不能置信的一件事是幾年前妳

居然決定去經營一家餐廳。怎麼都想不到書卷氣甚濃的妳會和餐館扯上什麼關係？

然而妳說經過了長期的禱告，經歷了內心的糾結和掙扎，最終順服神旨意。

經營餐廳的幾年間，妳經歷了疫情時期，經歷了餐飲業遭受重創的至暗時刻。可是妳非但沒有倒下去，還在短短四年內完成了從餐飲業職場小白到經驗豐富的餐廳管理者的成功逆襲。妳活成了一束光，讓所有來到妳餐廳的人，都能感受到主的美善與溫暖！最可貴的是妳把妳的餐廳開闢成宣教事工的禾場，傳福音的管道，不斷領人歸主！

就在一切都漸入佳境，我們“樂觀妳成”之時，妳又做了一個讓我們訝異的決定——轉讓餐廳，遷居外州。

難道你是厭倦了大都市的繁華和喧囂，要歸隱山林，嚮往田園牧歌式的生活？

我不相信！

佛爾克蘭在《活出生命的意義》裡說過，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使命。

世界太浩瀚了，無數的山川景色、珍花異木都在遙不可及的遠方。

妳是走到哪裡就把屬靈的影響力和屬靈的祝福帶到哪裡的人！

我想妳正懷揣著妳神聖的使命走在路上，去向遠方。在那裡，身心美好，閃閃發光。

寫完這一行時，抬頭望一眼窗外，

滿眼是繁盛而又蓬勃的夏日。

風在呼吸，雲在湧動。

想起聖經上的一段話，“親愛的兄弟阿，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約翰三書1:2）

親愛的張嵐，我們誠願妳身體健康、靈魂興盛在遠方！

此刻，驕陽正好，誠願妳跳躍著陽光的裙角，在路上粲然一笑。

願妳歷經百轉千迴，歸來依然是少年！

宇宙遼闊，光陰漫長。

我能與妳共享一段信仰之旅的成長時光，無比感恩！

嵐

——寫於4月30日在張嵐姐妹的歡送會上

周小健

暮春的風吹著你我

像一雙溫柔的手

送走四月

迎來嶄新的五月

抬頭望一眼天空
天青色的藍
像一杯清涼的雪碧
沁人心脾

鳥雀的和鳴
遠處的山嵐
伴著蓬勃的草木
唱響一串春末夏初的清音

就把失落和遺憾
離愁和別緒
丟在往日吧

以春之名
請允許我為你向主祈禱
願五月雲開天晴
願五月所願如願

(Rev. Chung, continued from p.1)

Unfortunately, not only is there confusion, there is also hostility. Terms like "old-fashioned" or "too Chinese" are spoken in derision from one side while phrases like "too American" or "not conservative enough" are the corresponding denigrating response. The divide is now referred to in more academic language with "honor and shame culture" or "pragmatic approach" compared with "inflexible" as the weaponized phrases of choice.

With confusion and hostility, the results are all too obvious, conflict that leads to division. The plight of the English ministry in the Chinese Church is clearly stated by Helen Lee in her article published in Christianity Today on August 12, 1996 - "Silent Exodus: Can the East Asian Church in America Reverse the Flight of Its Next Generation?" Her words are still relevant more than thirty years later. She comments, "The surge in Asian immigration led to an explosion of new churches. But the flip side of this success story has been a silent exodus of church-raised young people..." However, her diagnosis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main culprit is cultural differences. She concludes that the young people leaving "find their immigrant churches irrelevant, culturally stifling, and ill equipped to develop them spiritually for life in the multicultural 1990's." Is culture the real issue? I believe focusing on culture is a red herring that distracts from the real problem and prevents real solutions. The problem again is on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My experiences in the Chinese Church forged my view on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y relationships. My father just retired last year after more than forty years serving as senior pastor at Mandarin Baptist Church of Los

(“鐘惠賢牧師”，上接第一頁)

在混亂和敵意當中，其結果是明顯的。衝突帶來分裂。李海倫 (Helen Lee) 在 1996 年 8 月 12 日的《今日基督教》上所發表的文章，《靜默的出走 (Silent Exodus)：美國的東亞裔教會能否扭轉其下一代出走？》清楚地說明了華人教會中的英語事工的困境。三十多年後，她的話仍然適用。她評論說：“亞洲移民的激增導致新教會爆炸式增長。但是，這個成功故事的背面卻是教會所培養的年輕人默默地外逃……”然而，她的診斷所得出來的結論是：文化差異是主要的問題。她的結論是：離開的年輕人“發現他們的移民教會變得對他們無關重要，她的文化令人感到窒息，並且沒有能力在靈性上幫助他們在 90 年代的多元文化中生活。”但文化是真正的問題嗎？我認為，專注在文化上誤導了我們，使我們在尋找真正的問題上分心，並攔阻了真正的解決方案。再而言之，問題是在於人際關係。

我在華人教會的經歷打造了我對建立健康關係的重要的看法。家父剛於去年在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MBCLA) 擔任四十多年的主任牧師後退休。在我從大學，到成年，再到結婚，在我回到我的母會服事之前，那些年來，我在美國東北以至南部「聖經帶」的華人教會中崇拜。在一段短時間中，我也曾在一所美國亞裔教會和一所美國大型教會中崇拜，但我在華人教會

Angeles (MBCLA). Over the years from college to adulthood to marriage, I have worshipped in the Chinese church from the Northeast to the Bible Belt before returning to my home church to serve. For a short time, I ventured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worshipping at an Asian-American church and also large American mega-churches, but I felt more at home and called to the Chinese church. However, in the Chinese church, I have experienced the fallout and devastation of church divisions and witnessed ugly conflicts. Was culture the real reason for these issues? If so, how is it that I have also seen an uncommon unity that transcends natural divisions in a Chinese Church? I believe that culture is a very real barrier and a major issue to overcome, but it is not the main problem. Lack of sound theology can also be an impediment, but that too is not the core issue. Many pastors and leaders in Chinese churches are sound theologians who graduated from sound theological institutions with renowned biblical scholars and seasoned pastors in their faculty. However, it is putting into practice the theology learned in seminary that is the root issue. The biblical values of faith, hope, and love are in short supply. Defining these terms are much easier than living them out, but when we blame culture or theology, then the problem persists and then even worse, take root.

The Chinese church has responded to the problem articulated by Lee by making culture the core issue. Therefore, different models for the English ministry were born with this issue in mind:

1. Separate Church Culture Model — Take the second generation and form their own church (Asian American Church). This takes many forms (a single Chinese church, churches within the same association, or groups of unrelated churches.) The idea is to remove cultural issues.

2. Multicultural Model — Since language is no longer a barrier, churches are formed with the intent to reach out to all ethnicities. The mantra is the more cultures the better since this reflects the Melting Pot that is America.

3. One Building, Two Churches Model — Share a building but have separate budgets and leadership. Again, this is to remov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ut to share resources like the building.

4. One Church, Multiple Languages —

中更感到有家的感覺，也被呼召服侍華人教會。但是，在華人教會中，我經歷了教會的分裂所帶來的後果和破壞，也目睹了衝突的醜陋。文化是造成這些問題的真正原因嗎？若是這樣，我又怎麼能看到一個超越一般華人教會自然而有的分別所有的不一樣的團結？我認為文化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障礙，也是需要克服的一個大問題，但它不是主要的問題。缺乏健全的神學可能是一個障礙，但也不是核心問題所在。華人教會中的許多牧師和領袖都是有良好裝備的神學家，他們畢業於有著名的聖經學者和經驗豐富的牧師的神學院。然而，如何把在神學院學到的神學付諸實踐才是根本的問題。所欠缺的是信心，盼望和愛心等聖經價值。界定這些詞語比將它們實行出來要容易得多，但是當我們指責文化或神學時，問題仍然存在，甚至變得更糟，其影響更深遠。

華人教會在回應李海倫提出的問題時，常以文化作為核心問題來處理。因此，在這個考慮底下，產生了不同的英語事工模式：

1. 分開的教會模式 — 帶領第二代去建立他們自己的教會（美籍華裔教會）。這有多種形式（一個單一的華人教會，在同一區聯會內的教會，或一群互不相關的教會。）其目的是消除文化問題。

2. 多元文化模式 — 由於語言不再是障礙，因此成立教會以接觸所有種族。其目標是越多不同的文化越好，因為這反映了美國的大熔爐。

3. 一棟建築物，兩個教會的模式 — 共享一棟建築物，但各有獨立的預算和領導團隊。同樣，這是為了消除文化差異，但卻共享建築物等資源。

4. 一個教會，多種語言 — 這是現有的模式，但是通過積極地栽培領袖，增加預算和建設針對下一代的設施，來發展英

This is the existing model, but with a proactive emphasis to grow the English ministry by developing leaders, increasing budgets, and building facilities to target the next generation.

Models are helpful, and some are better than others, but models cannot properly address the silent exodus that Lee observes and that still exists in the Chinese church today. Models assume the main issue is culture, and so many of the above models try to minimize the potential cultural conflicts by creating a dista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congregations. In my opinion, finding the right model is not the solution because culture, although an impediment, is not the main problem.

So, what is holding the Chinese church back? I believe the issues are with individuals. Culture cannot be easily changed, but individuals can work better together. Yet, most of our conversations deal with culture. There is much unhelpful language as mentioned in the introduction like "Chinese way" or "American way." These caricatures force the conversation away from individual issues like pride, selfishness, impatience, bitterness, and many others that are in the heart of sinful men and women. These are hard conversations that might take years to solve. There will be honest disagreement, differences on how to lead, conflicts in styles, and just simply personality dissonance. However, when these are explained away as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issues persist and the Chinese church suffers. Culture is not the culprit. The issue is centered on sinful men - their insecurities, their desires, and their arrogance. The fault lies not in one group over the other. Both are at fault.

Even as I write this, I recognize my own failures in this area. If truth be told, I need to humble myself, admit faults, and be quick to forgive. But unless we recognize this problem, another generation will go by and Helen Lee's article will still ring true.

語事工。

模式是有幫助的，一些模式比另一些模式好，但模式不能有效地解決李海倫所觀察到的無聲外流，而且今天這一現象仍然存在於中國教會。模式認為文化是主要問題，因此上述的許多模式都試圖以拉開中英文會眾之間的距離，來盡量減少潛在的文化衝突。在我看來，找到正確的模式並不是解決辦法，因為文化雖然是一個障礙，卻並不是主要問題。

那麼，是什麼阻礙了華人教會呢？我相信問題在於個人身上。文化不能輕易改變，但個人可以更好地一起工作。但是，我們的大多數對話都在處理文化。在引言中我提到了許多沒有幫助的語言，例如“中國式”或“美國式”。這些帶諷刺的語言使我們沒有談及驕傲，自私，缺乏忍耐，苦毒等常存在罪人心中的個人問題。這些艱辛的對話可能要花費數年才能解決。我們會有誠實的分歧，領導方式上的差異，風格上的衝突，甚或個性不合。但是，當我們以文化差異來解釋它們時，問題依然存在，華人教會仍然受苦。文化不是罪魁禍首。問題在於有罪的人身上：他們的不安全感，慾望，和傲慢。罪責不是單單在於某一方，雙方者都有過錯。

即使在撰寫本文時，我也認識到自己在這方面的失敗。說實話，我需要謙卑自己，承認錯誤，並要快快地原諒。但我們若不認識到這個問題，一代人過去，而李海倫的文章仍然顯得實在。

活出盼望



谷區國語浸信會

Mandarin Baptist Church of San Fernando Valley

9124 Zelzah Ave. Northridge, CA 91325

Tel: (818) 280-5271

Website: www.mbcsvf.org